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Alessandro Baricco

著

陈英

译

一个人

消失在世上

MR GWYN

MR
GWYN

一个人
消失在世上

Alessandro Baricco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著

陈英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WWW.HUNANARTS.PUBLISHING.HOUSE.COM

MR GWYN

Copyright 2011, Alessandro Baricc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2-3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消失在世上 / (意) 巴里科 (Baricco, A.) 著；

陈英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404-6306-9

I. ①一… II. ①巴…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

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6152号

一个人消失在世上

[意]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著 陈英 译

出版人 刘清华

出品人 陈昱

责任编辑 傅伊

封面设计 颜伯骏

责任印制 王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410014)

网 址 www.hnwy.com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25

书 号 ISBN 978-7-5404-6306-9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0270005

Alessandro Baricco

MR GWYN

一切都起始于中断。

保罗·瓦莱里



出品人：陈 垦

监 制：张雪松 余 西

出版统筹：陈 刚

策 划 人：余 西

编 辑：戚开源

封面设计：颜伯骏

版式设计：向典雄

投稿邮箱：insightmedia@126.com

新浪微博@浦睿文化

01

伦敦摄政公园里有很多条路，贾斯珀·格温沿着其中一条他通常走的小路散步。那天，他忽然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谋生方式已不再适合他了。之前，他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那些想法从来都是转瞬即逝，不像这次来得如此清晰、强烈。

就这样，他回到家，开始写一篇文章。他写完文章，打印出来，然后装入一个信封。他穿过城市，亲自把文章送到《卫报》编辑部。那里的人都认识他，因为他时不时会给这个编辑部写稿，他问编辑能否一星期之后再发表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有一个单子，列出了贾斯珀·格温许诺再也不做的5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卫报》写稿；第13件事情是在学生面前假装自信；第31件事情是照相

的时候，把手放在下巴上，若有所思；第47件事情是跟那些实际上很鄙视自己的同事假客气；最后一件事情是：写书。在某种程度上，最后一条补充了倒数第2条——“出版图书”可能出现的含糊和漏洞。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贾斯珀·格温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英国作家，在国外享有一定声誉。12年前，他首次登上文坛，出版了一部惊悚小说，以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为背景，讲述高路斯郊外一些神秘的失踪事件。3年后，他又出版了一本小说，有100多页，讲的是两姐妹决定不再见面，她们试图实现这个简单的愿望，但最后，事实证明这个愿望没法实现。故事的结尾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场面，描写一个冬天的海岸。除了一篇关于切斯特顿的随笔、两篇发表在作品集里的短篇小说，贾斯珀·格温的第3部作品是一部长篇小说，一共500页。那是一位奥林匹克击剑运动员年老时的自白，语气很平静；另外，这位击剑运动员之前还做过船长、各类电台节目的主持人。这部小说用第一人称写成，题目是《熄灭的灯塔》，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我常常会反思播种和收获的问题。”

很多人注意到，这3部小说之间差别很大，很难判定是出自同一作家之手。这种现象让人迷惑，但不能阻止贾斯珀·格温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位众所周知的作家，并受到

评论家的推崇。他讲故事的天分不容置疑，尤其是他描写人物情感的才能让人惊叹，好像他能轻易进入人物的脑子里，知道每个人内心想说的话，提前揣摩出他们的心思。那些年，有人预测他前途一片光明，这也合情合理。

然而，在贾斯珀·格温 43 岁的时候，他给《卫报》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列举了 52 件事情，那是从那天起他再也不会做的事情。最后一条是：写书。

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02

那篇文章后来刊登在《卫报》周日增刊一个很显眼的版面上，那是一个早晨，贾斯珀·格温已经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抽身而出，和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觉得这样很得体。他选择了一家简陋的旅馆，房间里连电话都没有，所以那天早上，服务员爬上楼，告诉他有人打电话给他，让他去前台接。他穿着睡衣下楼，很不情愿地靠近那部旧电话。电话是黄色的，放在一个藤编的小桌子上。他把耳朵贴到听筒上面，听到了他的经纪人汤姆·布鲁斯·史波德的声音。

——贾斯珀，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事？

——就是那52件事情。我今天早上看到的，罗蒂把报纸拿给我看，我当时还在床上，吓了我一跳。

——也许我应该事先告诉你。

——别告诉我这事儿是真的。你这样写是为了挑衅？
谴责？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那只是篇文章，但句句属实。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篇文章是认真的，这确实是我已经决定的事情。

——你是说你封笔了？

——是的。

——你疯了？

——现在我得走了，你知道吗？

——等一下，贾斯珀，我们得谈谈，如果你不跟我说，
那你跟谁说？好歹我是你的经纪人……

——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不写了，就这样。

——你知不知道，贾斯珀，你在听吗？你知不知道？

——是的，我听着呢。

——那你听好了，那句话我听了不下几十次了。你甚至无法想象，我听多少作家说过这话，甚至连马丁·艾米斯¹也说过。你相信吗？大概十几年前，马丁·艾米斯跟

1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英国知名作家。著有《伦敦场地》《时间箭》等。

我说过一样的话：我不写了。这只是个例子，我还能举出20多个。你要我都列举出来吗？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你知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停下来，不存在停下来。

——好吧。但现在我得走了，汤姆。

——还有一句话。

——说吧。

——无论如何，文章写得不错。

——谢谢。

——一石激起千层浪。

——别说这句话，求你啦。

——什么？

——没事儿。我得走了。

——我在伦敦等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罗蒂看到你会很高兴。

——汤姆，我要挂电话了。

——贾斯珀，兄弟，别开玩笑了。

——我挂了，汤姆。

然而，最后一句话是挂上电话之后说的，所以汤姆·布鲁斯·史波德根本没有听到。

03

在这个西班牙小旅馆，贾斯珀·格温很惬意地待了62天。付账的时候，他的额外费用有：62杯冰牛奶、62杯威士忌、两通电话、一笔非常昂贵的洗衣费（129件衣服），还有一部晶体管收音机的钱——在某种程度上，这笔账单反映出了他的一些爱好。

在格拉纳达停留的日子里，他远在他乡，举目无亲，不用面对那篇文章的问题。只有独自一人时，他才会偶尔想起那件事。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子，她是斯洛文尼亚人。他们俩在一家博物馆的花园邂逅，然后开始聊天，谈得非常投机。那位女士思维敏捷，非常自信，英语说得也不赖。她告诉格温先生她在卢布尔雅那大学工作，研究近现代史。她来西班牙是为了做一项研究：她正在研究一位意大利贵妇，这位贵妇为了收集圣骨，在19世纪

未游历了整个欧洲。她解释说：

——您知道，那个时期收集圣骨是天主教贵族的一项爱好。

——真的？

——很少有人知道这事儿，但这故事很迷人。

——跟我讲讲吧。

他们俩一起吃晚饭，谈了很多圣人胫骨、指骨的事情。吃甜点的时候，这位斯洛文尼亚女士开始说自己的事，她觉得自己能做研究员简直太幸运了。她认为这是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她很满意。她补充说：当然，这个职业附带的东西非常恼人，比如说同事、职称，还有那些平庸、虚伪的事情。不过她还说，至于她自己，不会因为几个小人的阻挠，就放弃学习和写作。贾斯珀·格温评价说：

——我很高兴听您讲这些。

后来，那位女士问起了他的职业。贾斯珀·格温犹豫了一下，才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只说了一半真话。他说他做了大约12年舞台制景师，但是两个星期前不做了。女士觉得很遗憾，问他为什么放弃了那份听起来不错的工作。贾斯珀·格温随意做了个手势，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

——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我什么也不在乎了，一切都让我感到极端痛苦。

那位女士很好奇，想多了解一些，但贾斯珀·格温很擅长把话题引向别处。他轻描淡写地说起了在洗手间里放绒毛地毯的毛病，又引申到南方文明的优越性，因为南方的缘故，人们才知道“光”这个词具体真实的含义。

那天晚上，他们聊到很晚才相互告别，但告别的过程很缓慢，以至于那个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女士有时间提出一个得体的请求。她说如果他们一起度过那个夜晚，对她来说将会非常美好。

贾斯珀·格温不太确定，但他还是跟着这位女士来到了旅馆的房间。非常自然，又有些神奇，他们很轻易就纠缠在一起。在那张西班牙床上，她有些迫不及待，而他很谨慎。

两天后，斯洛文尼亚女士走时，贾斯珀·格温给她了一个单子，那是他手写的苏格兰威士忌的牌子，一共13个。她问：

——这是什么？

——美丽的名字，送给你的。

贾斯珀·格温在格拉纳达又待了16天。最后，他也离开了。他把三件衬衣，一只落单的袜子，一根散步用的、柄上镶了象牙的拐杖，一瓶檀香味的浴液和两个写在浴室塑料浴帘上的电话号码忘在了那家旅馆。

04

贾斯珀·格温回到伦敦。最初几天，他不停地在街道上行走，走得很久很远。他带着一种轻松的想法，认为自己成了隐形人。他现在不写书了，他打心眼里认为自己不再是公众人物：人们没理由注意他了，现在他成了普通路人。他穿衣服也没有以前那么讲究了，又开始做一些事情，潜意识里并没有觉得那样不体面，也不担心读者认出他来，比如说，在俱乐部桌子前的坐姿，坐公共汽车逃票，在麦当劳一个人吃饭。有时候有人认出他来，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贾斯珀·格温。

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他也不操心了。他就是那种赛马，无论骑手怎么催促都会向后退缩，三心二意，小步慢跑；而其他马都拼命向前跑去，向着一个终点，或者听从骑手的指挥。对他而言，类似这种精神境界的美好时光似乎无

穷无尽，当他随便翻阅报纸看到一篇文章，或者经过书店的橱窗时，他都会想到自己已经退出了这些纷争。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像是呼吸星期六下午那种单纯而又醉人的气息。

也因为如此，他拖延着开始新生活的举措，延长了那种自娱自乐的假期。在西班牙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种成熟的想法，就是回到他写小说之前的职业，这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没有那么恼人。他甚至看到了一种形式上的优雅，像民谣里回环往复的唱段。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迫使他尽快重新开始工作，因为贾斯珀·格温一个人生活，没有家人，花销很少。实际上，他可以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上至少两年的时间，早上都不用起床。因此，事情一直向后推，他忙于做眼前出现的事情，或者处理之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他把旧报纸扔掉，坐火车四处走动，没有具体的目标。